

方乐明
著

侦查

母亲被强暴，妻儿被杀害，心底的仇恨像草一样疯长。
苟全于乱世，还是闻达于诸侯？
当一个人的内心只剩下杀戮，他的人生也注定走向灭亡……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861-

侦查

乱世

方乐明
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乱世侦查 / 方乐明著. —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
2018.8

ISBN 978-7-201-13902-9

I . ①乱… II . ①方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76224 号

乱世侦查

LUANSHI ZHENCHA

方乐明 著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 沛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
邮政编码 300051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电子邮箱 tjrmcbs@126.com

责任编辑 张潇文
封面设计 吴朝霞

制版印刷 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开 本 660 × 960 毫米 1 / 16
印 张 13
字 数 128 千字
版次印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46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2-23332469)

目 录

第一章	001
第二章	046
第三章	080
第四章	117
第五章	161

第一章

沉沉的夜色笼罩着山林，猫头鹰凄厉的叫声打破了夜的寂静，给山林增添了一份诡秘的意味。突然，响起了几下沉闷的钟声，使张洪从睡梦中惊醒，蒙眬中看见有一个蒙面人悄悄地走进来，此人穿着玄色对襟小褂，下身穿着灰色长裤，脚上穿着一双旧布鞋。

张洪以为此人是来行窃的，正要喊叫，对方却扑了过来，一刀割断张洪的喉管，血像喷泉直射到墙上，一股淡淡的血腥气味在暗夜中弥漫开来。来人朝门外张望了一下，快步走了出去，很快消失在夜色里。猫头鹰的叫声更加凄厉了，似乎知道了这里发生的惨事。

天亮后，睡在同一楼道房间的小龚醒了。他有一只硕大的鼻子，那只大鼻子趴在略显窄长的脸孔上，显得很失调。大概因为这个缘故，他得到了一个外号“龚大鼻子”。这时，他打开木扇窗户，一股新鲜空气像潮水一般涌进来，空气中的香甜味道，使龚大鼻子感到十分舒服，他站在窗口，不由得做了几个深呼吸。

这座石墙青瓦的两层小楼，坐落在一条小山坳里，三面都是高山，只有一条道路通向外面，外人很难进入山坳中。其实山坳的面积只有几百平方米，靠山建造了一栋小楼，楼前是一片空地，墙边

有一间牲口棚，里面有两匹正在慢吞吞地吃草的马。从外面看，很像是一户单家独院的农户。

楼下住着一位五十岁出头的看门人，大家都喊他“康老头”。平时，康老头一人住在这里，如果有人来，康老头负责侍候招待。这里对外称“山间别墅”，原来的主人是城里一位有钱有势的人，名叫刘金发，后来刘金发嫌这里僻远，住了几次就转手贱卖给了张洪。

龚大鼻子准备下楼洗漱，出门时，朝后面张洪住的房间瞥了一眼，见房门打开，以为张洪已经起床到楼下了。再说，张洪比较怕热，即使打开了窗扇，仍然要把门打开，使空气对流。

下楼后，龚大鼻子一眼发现看门狗躺在大铁门旁，上前朝狗踢了一脚，狗却没有动弹，原来狗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死去。此时，他脑海中掠过不祥的念头，连忙喊：“老康！老康！”一连喊了几声，却没有回音。他又赶紧冲到康老头的房间，只见康老头躺在床上，脖子上和床上都是血。

龚大鼻子不由得大吃一惊，转身来到门口，朝楼上喊起来：“张哥！张哥！不好了，老康他——”他的喊声在山坳中回荡，墙外树上的几只鸟儿吃惊地拍打翅膀飞走了。没有听到回应，他嘟哝一句：“不好！”急忙冲到楼上张洪的房间，眼前的情景与在康老头那里看到的一样，龚大鼻子上前用手在张洪鼻孔前试探一下，发现声息全无，顿时觉得全身的骨头被抽去似的，瘫软在地。

半晌，龚大鼻子才回过神，仔细地打量着张洪的房间，只见柜子、箱子上的锁完好无损，没有被撬动的痕迹，由此可见，杀人者不是奔着钱财而来的。龚大鼻子情急之下，想骑马去城里向刘老板报告，但走到牲口棚又停住了。

他暗想：如果在自己离开的时间内，现场遭到破坏怎么办？想

到这里，他又改变了主意，把大铁门锁了，骑马飞奔到附近的麻坡村里，去找村里管事的朱甲长和住在该村的黄保长。朱甲长有事起早到县城了，只有黄保长在家，黄保长是一位中年人，矮胖的身材，方形的脸膛油汪汪的，大概他在家里的兄弟中排行第三，当地人都喊他“黄老三”。听说这里发生了杀人案，黄老三大吃一惊，连忙喊了一人跟随他去察看现场。

黄老三看了现场后，便用斩钉截铁的口吻说：“这个不是图财害命的案子！凶手是报复杀人，与你们有宿仇。”

龚大鼻子点点头，说：“我看也是。”

黄老三疑惑地盯着龚大鼻子，问：“昨夜凶手接连杀了两个人，难道没有弄出一点动静？”

龚大鼻子摇摇头，茫然地回答：“没有听到动静啊！凶手进院子之前，就投进有毒饵的食物将看家狗毒死了，然后再悄悄地进了院子。”

黄老三此时习惯地耸了耸肩膀，又抬手在光溜溜的额头上抹了一下，说：“我把这案子报到县警察所吧。”黄老三让龚大鼻子拿来纸笔，简单地把案情写在纸上，交给跟随身旁的乡丁，吩咐他去县城警察所报案。

乡丁走后，龚大鼻子对黄老三说：“黄保长，这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‘老爷子’还不知道，是不是要派一个人去城里报告一下？”

黄老三爽快地说：“行啊，我派一个人替你去城里报信。”想了想，又说，“你写个地址吧。”

龚大鼻子当即写了一封信，让黄老三派人送给“老爷子”刘金发。在当时的江南省会宜城市，刘金发不是一般人物，作为青帮“礼”字辈师傅，此人在宜城地区广收徒弟，成为宜城地区青帮组织

内最有权势的人，徒子徒孙们都尊称他为“老爷子”。他在宜城有不少产业，主要经营赌场、当铺、妓院等。

老爷子刘金发见到徒孙龚大鼻子的信后，马上对身边的人说：“赶快去喊张峰来！”一边派人去督抚衙门报案。张峰是刘金发众多的徒弟之一，在青帮是“大”字辈，比龚大鼻子高一个辈分。他出身宜城的书香门第，毕业于私立圣约翰大学，被宜城崇文中学聘用为英文教员，他的哥哥张洪在宜城省立女子第一中学担任教员，也是一个有身份的人。张洪和弟弟张峰同是刘金发的徒弟，在青帮属于“大”字辈。

弟兄俩除了青帮成员的身份，还有一个隐秘的身份，即：抗日除奸团成员。据说，弟兄俩之所以甘愿以堂堂知识分子身份参加青帮组织，是因为抗日除奸团要求他们这样做的，其目的是依靠青帮组织的保护色，使自己能够更好地开展抗日活动。

张洪此次是与“发小”徐大牛一起来山里做炸弹实验的，徐大牛从小在码头上混事，加入青帮的时间比张洪还早，但也是“大”字辈。前天，徐大牛因为有事回了城里，只把自己的徒弟龚大鼻子留下做张洪的助手。

这时，张峰风风火火地来到老爷子刘金发的住处，二十五六岁的他，梳着分头，穿着一身青色长衫，显示出一派儒雅的风度。张峰向老爷子行了一个师徒礼，问：“师傅，您喊徒弟来有何吩咐？”

刘金发把龚大鼻子写的信递给张峰，没有说话，目光里却流露着同情。

张峰看完信，手开始颤抖起来，脸上的肌肉抽搐着。旋即，他凄厉地大喊一声：“哥哥！”两行泪水从脸颊流淌下来。

刘金发起身走到张峰身边，手抚着张峰的肩膀，说：“你放心，

师傅一定会给你报这个杀兄之仇的。”

张峰知道师傅这句话不是安慰之词，也知道师傅有这个能力帮他报仇雪恨。他当即跪在师傅面前，向师傅连磕三个响头，说：“谢谢师傅大恩！”刘金发说：“都是一家人，何必说这句话。”

正说着，一个中等身材、黑瘦的年轻人走进来，用惊讶的口吻对张峰说：“峰弟，没想到我刚离开山里，大哥就遭到坏人杀害了，一定要找出这个兔崽子，把他千刀万剐了！”

张峰此时反倒冷静下来，向那位黑瘦的年轻人说：“大牛弟，你现在就带我去山里看我哥哥吧。”

刘金发担心他会受到刺激，坚决不让他去，说：“我们已经把这个案子报到当地县警察所，也在宜城市警察局备了案。”

张峰没有去过江南那座“山间别墅”，非要徐大牛带他去不可，徐大牛不好拒绝，也没有答应，只是把眼睛看着老爷子刘金发。这时，张峰又去央求老爷子。

禁不住张峰的再三央求，老爷子只好答应让徐大牛陪同他去山里的别墅。不过，老爷子刘金发却与他约法三章：第一，不许在乡里惹祸；第二，不许干扰当地县警察所判案；第三，不许私设公堂。

刘金发的约法三章其实也是为张峰个人安全着想，张峰一一答应了。刘金发又问他是否要多带一些弟兄去山间别墅？张峰只简短地回答了两个字：“不必。”

徐大牛走上前，小声问张峰：“峰弟，现在就去山里别墅吗？”

张峰点点头。

两人各自骑了一辆自行车，张峰先去学校向校长请假。校长曾留学西洋，思想开明，为人正派，处事一丝不苟，但又很注重感情。此时听说张峰的大哥被害，很同情张峰，马上批准了张峰的假期。

张峰又回家向妻子打招呼说要出公差，可能有几天时间。然后去了大哥家，他忍住内心的悲痛，对嫂子孙小凤说张洪正在学校忙教务，过几天才能回家。张峰的哥哥张洪虽然在省立女子学校教书，但近年加入了抗日除奸团，经常为抗日四处奔波，三天两头不回家，而妻子孙小凤也已经习惯了丈夫张洪的“不顾家”。此时，她听小叔子张峰说丈夫要几天后才回家，一点也不怀疑丈夫出了事，就点点头，说：“行啊，家里的事情不要他牵挂的。”

张峰不敢多待下去，匆匆离开了哥哥的家，与徐大牛一起向山里别墅进发。那里与宜城隔了一条长江。两人骑马来到宜城西门外沙帽州渡口，那里有去江南的渡船。张峰和徐大牛上了船后，都默默地坐在船上，徐大牛知道张峰心情不好，因此没有打扰他。

渡船随着波浪起伏，浑黄的江水在船舷旁哗哗地流淌，偶尔有水鸟掠过船舷。夏日的阳光照射着水波，好像在江面上铺成一块又一块烁烁闪亮的银板，十分炫目耀眼。船舱内桐油的气味混夹着江水的气味，使徐大牛感到头晕欲呕。

徐大牛自小家境贫苦，经常挨饿，营养条件差，因此身体发育得不好。后来虽然在码头上搬运货物做苦力，得到了一些锻炼，但身体并不健硕。去年，在老爷子的提携下，他被提升为码头上的小头目，基本上不扛不抬了，活儿轻松许多，薪水也高一些，伙食得到了改善，身体素质大大提高。

徐大牛从小与张峰住在一个大院里，那家大院是张峰家的私宅，大家称这座宅院为“张家大院”。徐大牛的父亲死后，妈妈为了养活大牛兄妹三人，就给张峰家当女佣，做一些杂事，赚取微薄的薪水养活孩子。徐大牛一家人也就住在张家大院的佣人房里，因为与张峰、张洪的年龄相仿，小时候常在一起玩耍，成了关系亲密的发小。

张洪参加抗日除奸团后，常常让徐大牛帮忙做事，这次张洪在山间别墅做事时，就把徐大牛带来了。山间别墅以前在老爷子刘金发手上时，他经常带人到这里来赌博、玩乐，后来嫌这里房子陈旧、交通不便、生活设施不好，又过于荒凉冷僻，就废弃不用了。张洪知道后，就从刘金发手里买下来，用作抗日除奸团一些成员开会、住宿之用，而此次是来这里考察研制毒药和炸弹的。

当然，这件事极其机密，除了张洪自己，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个秘密，就连随行的徐大牛和龚大鼻子都不知道。而张洪之所以带他俩来这里，主要目的是作为随身保镖和生活服务的。

幸亏张洪出事时还没有把计划付诸实施，否则就要暴露出来，那样一来麻烦可就大了。

二

张峰和徐大牛上岸后，骑马沿着官道向江南山里进发。抗战时期，山乡极度落后、贫困，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。两人骑车走了一段路后，山路越来越陡峭了，在进入山坳口时，徐大牛说：“峰弟，前面的路是没办法骑车的，即使推车走也很累，我们要不推车行，要不就把自行车存放在这里的人家，步行到山间别墅。”

张峰问：“这儿能找到人家存放自行车的人家吗？”

徐大牛说：“能。”去了附近一家农户，向主人说明了事由，主人答应了他俩的请求。

两人走了五六里山路，来到了山间别墅院子前的路口上。山间别墅的院子门口是一条百多米长的路，与村路相连。在连接的路口，坐落着一户人家。

此时，俩人正站在这户人家的门前，张峰指着这户人家问徐大

牛道：“这户人家有多少人？你经常去吗？”

徐大牛回答：“这户人家现在有七口人，户主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头，姓郑，村里人喊他‘郑大帅’，因为他爱对人摆架子，像一个‘大元帅’似的。他和两个儿子生活在一起，两个儿子都成家了，各自养了一个孩子。我每次到这里来，都会给老头带一些小礼物。”

张峰说：“你们关系一定很好。”

徐大牛点点头，说：“在这路口，只有他一户人家，我当然要和他搞好关系，平时照看一下也好呀。再说，如果这个老头要和我们作对，暗中祸害我们也很容易。”

张峰想了想，又问：“这个老头家的女主人呢？”

徐大牛说：“听说前年离家出走后，死在附近的山坳里。”

张峰问：“是暴死吗？什么原因暴死的？”

徐大牛说：“那老太婆死后两三个月尸体才被人发现，已经腐烂了，看不出究竟是被人打死的，还是自杀或突然病死的。可是，我听村里人说老太婆是被老头或媳妇打死的，因为老头和两位媳妇都与老太婆的关系不好。”

张峰又问：“我大哥来这里时与这户人家打过交道吗？”

徐大牛摇摇头，说：“大哥从不和这户人家打交道，他好像不太喜欢和郑大帅这类人来往。”

张峰若有所思地“哦”了一声。

两人向山间别墅院门口走去，这时，只见院门口围着一簇看热闹的人，徐大牛看见郑大帅正背着手、挺胸凸肚地站在那里看热闹，和他站在一起的，还有一些看热闹的村里人。

别墅院子的大铁门敞开着，门口站着一名日伪警察。俩人向警察说明了自己的身份，警察便将头一摆，示意允许他们进院子。

俩人跨进院里，只见院子里停着两乘滑竿，所谓滑竿，是山区的一种俩人抬的简易轿子，不过，这种轿子没有顶，只是一只藤制或竹制的靠椅，两边串上长竹杠，轿夫把竹杠朝肩膀一放，就可以把人抬起来走路，很适合爬山。

徐大牛一抬头，瞥见楼上有几个人在来回走动，定神一看，原来是几名穿黑色制服的警察，而龚大鼻子也正跟在警察们的后面。

张峰正迟疑着要不要喊龚大鼻子下楼，龚大鼻子看见了他俩，就对警察头儿说了几句，便转身走下楼，来到张峰面前。“峰哥，牛哥，你们来了。”龚大鼻子神情凝重地打着招呼。

张峰问：“我哥在哪？”

龚大鼻子用手向楼上指了指，小声说：“在楼上第二间房间。”稍停，又说，“不知道‘黑狗子’让不让你上去，我先去问一下吧。”“黑狗子”是当时民间对警察的蔑称，“他们是县警察所的。”龚大鼻子上楼了，一会，便出现在楼口，向张峰和徐大牛招了招手。

两人上楼后，张峰没有直接去哥哥所在房间，而是仔细察看了楼口、走廊，发现这座小楼与山里木质结构的小楼不同，除了青瓦、木料大梁、椽子以外，墙壁、楼梯、走廊、地板都是石块砌成的，凶手如果上楼，是根本不会担心脚下发出动静。

平时楼上的四间房子都空着，前些天张洪带徐大牛和龚大鼻子来了后，楼上除了留下第一间房子用做开会以外，其余三间房子被他们三人分别住着。张洪住在第二间房子，徐大牛住在第三间房子，龚大鼻子住在第四间房子。徐大牛只住了一夜，次日上午吃了早饭后，就回宜城了。

龚大鼻子沉痛地说：“早知道这样，我和洪大哥住一间房子就好了，凶手看到有两个人，胆子也怯一些。”

徐大牛也接着说：“我如果不回宜城，也可能不会发生这件事。”

张峰挥了挥手，说：“过去的事情不要再说了吧。”

四名警察走过来，一名头目模样的警察向张峰、徐大牛微微点了点头，问：“你们谁是死者的家属？”

徐大牛指一指张峰，对警察头目说：“是张先生的哥哥。”

警察头目说：“我们下楼谈一谈吧。”

在楼下的客厅里，神情严肃的警察头目向张峰询问了张洪的一些情况，做了笔录，并反复询问张峰：“你大哥生前有仇人吗？”

张峰坚决否定大哥生前有仇人，说：“我大哥只是一个书生，平时打交道的都是读书人，哪会结仇与人呢？”

警察头目说：“这个未必吧？”他指一指徐大牛和龚大鼻子，又说，“你大哥是与这两人一起来这里的，他俩是文化人吗？”说罢，便“嘿、嘿”一笑，笑声中透出莫测高深的意味。

张峰说：“他俩是大哥雇用来这里专门服侍的。”

警察头目说：“这个我们以后要调查的。”

接着，警察们在院子里侦察了一番，把两个被害人拍了照，向龚大鼻子做了笔录，就走了。

徐大牛对张峰说：“现在天气炎热，大哥和康老头的遗体要赶快殓葬，不然就坏了。”

张峰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大嫂那里不知道怎么说，唉！”

徐大牛提议说：“我看还是先瞒一段时间吧，等秋凉了以后再说。”

张峰点了点头，说：“也只有这样了。可是，这个康老头呢？是不是要通知一下他的家人？安葬费和抚恤金总要给一些吧。”

徐大牛说：“这些事情都由我来办理吧，你就别操心费神了，这

段时间你保重身体要紧。”

张峰感激地看着徐大牛，说：“多谢大牛哥了。”

徐大牛说：“一家人不说两样话。”

保长黄老三这时正好来了，徐大牛对黄老三说：“黄保长，您能否找个木匠做两口棺木呀？”

黄老三说：“这个好说。想要什么木头呢？”

徐大牛说：“您这儿有哪些好木头？”

黄老三说：“我们这里有杉木，做棺材比较好。”

徐大牛转头征询张峰的意见，张峰说：“就用杉木的吧。”

办完这些事情后，徐大牛以为张峰要返回宜城，但张峰却说要在这里住几天。徐大牛听了张峰的话，又以为张峰要亲自监督做棺木，并亲眼看着哥哥入殓。

谁知，接下去的几天里，张峰的表现却大出徐大牛的意料。

三

黄老三很快找来两名木匠，又从村民家里收购了杉木条，在院子里开始做棺材。只花了一天一夜时间，就把棺材做好了，因为天气热，第二天就把张洪和康老头的尸体入殓了。按照当地的丧葬习俗，张峰买下一块山地，把两人的棺木暂时厝柩在那里，三年后再埋入坟地。

张峰打听到康老头的家在宜城附近县区的乡下，打算让龚大鼻子带一些银圆去他家里，抚慰他的家人子女。

这时，张峰发现死去的看门狗仍躺在门边，一团苍蝇正围着它“嗡嗡”地转着圈儿。这两天，大家忙着死人的事情，似乎都忘了这条死狗。张峰问龚大鼻子：“那天夜里你没有听见狗叫声吗？”

龚大鼻子毫不迟疑地回答：“没有。”

张峰又问：“一声都没有叫吗？”

龚大鼻子说：“嗯。”

张峰捡拾了一根树棍，拨弄着死狗的嘴巴和颈子。然后，站起来对龚大鼻子说：“你现在就动身去康老头家吧。”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，内容是让妻子拿一百块银圆交给龚大鼻子，“你先去我家把这封信交给你嫂子，拿了银圆再去康老头家。”

龚大鼻子点点头，马上走了。

张峰在小楼背后寻找起来，小楼背后是一道院墙，大概山里人防范意识不强，或太穷的缘故，院墙只有两米高。只要搬一块石头放在墙角下，就能够轻松地翻过院墙。小楼与院墙只有两尺宽，堆放着一些杂物，张峰在那些杂物中仔细翻找着什么，一会，张峰找出了一根做成套索的黄色尼龙绳。

张峰察看着这根套索，发现套索上还粘着一片灰色的茸毛，而那匹死去的看家狗正是灰色的。张峰拿着这根套索，来到门口的死狗旁，把套索套在狗脖子上试一试，果然能够套紧这匹狗的脖子。毫无疑问，这匹狗先是被“安眠药”之类的镇静剂药片麻醉，然后又用绳套勒死。

那么，凶手为什么不用氰化钾之类的剧毒品快速地把狗收拾了呢？这也是张峰感到疑惑的地方。当他第一眼看到这匹死狗时，发现狗嘴里没有流出血，按照常识，狗被毒死后，嘴中应该流出污血的。怀着这个疑惑，张峰刚才察看了狗的脖子，果然发现狗脖子上有一圈毛是被绳子勒住的痕迹。现在，张峰找出了凶手当时让狗“闭嘴”的绳套，但是，一个最大的疑点出现了：凶手为什么不毒杀这条狗？

四

小楼的下层有三间房子，一间大一点的房子用做客厅，一间用做储藏室，另一间用做厨房。张峰打开储藏室的门，在凌乱摆放的杂物中间翻找，却没有发现与绳套一样的灰色尼龙绳子。

徐大牛见张峰在四处翻找，就疑惑地问：“峰哥，你在找什么呀？”

张峰掩饰地说：“我胡乱找一找，看看能不能发现一些线索。”

徐大牛想了想，说：“要说线索，我倒是发现了一条，不过，是否真实可靠，就难说了。”

张峰立即问道：“什么线索？”

徐大牛小声说：“你刚来的时候，我向你介绍过路口的一户人家。”

张峰点点头，说：“是呀，那户人家的户主有个外号，叫‘郑大帅’，对吧？”

徐大牛的声音压得更低了：“郑大帅有两个儿子，都在外面做事，两个媳妇带着孩子在家。龚大鼻子与郑大帅的大媳妇关系很好，郑大帅好像察觉到这件事。”

张峰听后，心里一激灵，不过，又很快产生了疑虑：“你的意思是郑大帅怀疑龚大鼻子与自己的大媳妇有一腿，可是，他应该去杀龚大鼻子呀，为什么要杀我大哥呢？”

徐大牛说：“洪哥原本是睡在第四间房子的，这次来却与龚大鼻子调换了房间，说是上隔壁的会议室打字方便，因为会议室里有一台打字机。”

张峰听后，当即觉得郑大帅的疑点很大，便问：“这个郑大帅常